

大明湖自古为游览胜地,游湖之余,客人不免要吃喝一番,茶寮饭馆遂应运而生。司家码头是乘船游湖的集散地,便有雅园挑帘飨客。

清代孙点光绪八年(1882)所著《历下志游》卷三《城闈志》,在记述“可假座宴客”的酒楼时说:“最雅园坐地最佳,薄有园亭,可资散步。闻为某氏别墅,先期定座,偕三五友人,作竟日之聚,亦自有致,惟肴肴市诸各酒楼。”所谓“最雅园”,是说雅园与后宰门的鹿鸣园、九华楼,芙蓉街的中和园、北渚楼、海山居,百花洲的百花楼,王府池的凤翥楼,金菊巷的福庆楼等酒楼相比,环境最幽雅舒适。花木葱茏,庭院深深,室内屏风绣帘,字画映目,茶具、食具、酒具都是一色的鸡红竹节陶瓷。它大体类属旧仕宦宅第改作的“庭院酒墅”,没有厨房,肴馔需要其他酒楼供应。

民国初年,雅园有了灶厨,化身为饭馆兼茶馆。1914年出版的叶春培所著《济南指南》一书中,司家码头的雅园与贡院门前的吉元楼、后宰门的岱北楼、起凤桥的凤集楼、半壁街的万福楼、商埠纬五路的泰丰楼、二马路的百花村等共15家一起列入中菜馆名录。同时,它还与明湖居、鹊华居、柳园一起列入茶馆名录。

雅园经营鲁菜,菜品丰富多样,档次颇高。山东某军阀娶儿媳时,在这里大摆宴席,海参鱼翅之外,竟上了一道烤乳猪。烤乳猪起源于山东,最早见记载于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之“炙豚法”。在清代,烤乳猪是皇官御膳和达官贵人的肴馔,“满汉全席”中要菜之一。清代文士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中,曾写到山东抚养送老残的一桌酒席中,就有“烧小猪”(即烤乳猪)这道菜。

1922年7月,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在济南召开,历史学家韦润珊与柳诒徵、竺可桢、白眉初、王伯秋等学者在7月2日游览了大明湖。他在《赴济南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纪游》一文中,记述了在雅园用餐之情形:“雅园边大明湖,风来水上,汗气顿消。饮清茶一杯,即以二元‘自磨刀’。自磨刀者,济南之通用语也,给以洋二元,肴膳一听堂倌之支配。四盘八菜,清冽可口,而鲜胡桃与芹菜同吃,觉别有一番风味焉。”鲁菜名厨寇传华的父亲在此掌勺,招牌菜有葱烧海参、糖醋鲤鱼、油爆双脆、官保鸡丁、奶汤蒲菜、蝴蝶海参、清汤燕菜等。这里说到的“鲜胡桃与芹菜同吃”,乃指济南传统菜奶汤核桃仁,制作时,将鲜核桃仁去膜皮,芹菜在沸水中焯过,炒勺内放入白油烧热,下入奶汤烧沸,靠至发浓,加入鲜核桃仁、口蘑、玉兰片、芹菜和绍酒、姜汁、精盐等,淋上熟鸡油,盛入汤盘,撒上熟火腿片即成。核桃仁脆嫩,芹菜清香,汤鲜味美,不失为一道佳肴。

同年10月,胡适到济南参加全国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会议,他在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同(姚)书城到司家码头,雇船游大明



明府城史话

## 济南的雅园饭庄

□魏敬群

湖,到了历下亭、北极阁、张公祠(张曜,即《老残游记》中之庄巡抚)、汇泉寺。风太大,我们不愿游铁公祠,就回到雅园吃饭。得诗一首:游大明湖 那里有大明湖!/只看见无数小湖田,无数芦堤,/把一片好湖光,/划分的七零八落!这里缺少一座百丈的高楼,/使游人把眼界放宽,/超过这许多芦堤柳岸,/超过这种种此疆彼界,/依然寻出一个大明湖!”雅园是一家地道的鲁菜馆,美食甚多,有胡适喜食的油爆双脆、炒腰花、熘肝尖等,以及用大明湖特产制成的奶汤茭白、锅塌蒲菜、水晶藕、炸荷花等。虽然享受着湖中美味,胡适却并不怎么领情。他即席酝酿了这首小诗,将大明湖好一通数落。

诗人臧克家1923年至1926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,他在《吃的方面二三事》一文中这样写到雅园:“大明湖里,荷花中间,有不少蒲菜,挺着嫩绿的身子。逛过大明湖的游客,往往到岸上的一家饭馆里去吃饭。馆子不大,但有一样菜颇有名,这就是蒲菜炒肉。”并且说:“济南的烤整猪,蒲菜炒肉,我都尝过,至今皆有美好的回忆。”又一次提到雅园的烤乳猪。

嗣后,雅园改换门庭。周传铭《1927 济南快览》言:“庆升平 司家码头,夏季最盛,兼卖清茶,亦为酒席馆,系雅园之旧址。”

罗腾霄《1934 济南大观》在《中、西餐》一章,列有34家中餐馆,但却找不到庆升平的名

字,大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关门。

上世纪四十年代初,在县东巷北首又出现了一座雅园饭庄,亦为寇姓厨师所开。此雅园饭庄系平房,坐东朝西,进门穿堂可直达后厨。大门两边各悬“包办酒席”、“应时炒菜”的木幌,门内分包间、雅座,方桌长凳,比较简陋,可摆四五桌酒席。临街之东屋与厨房之间有一小院,常有人就在这里举办婚礼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住在雅园西边的南曾家桥街,经常路过雅园饭庄,看到举办婚宴的情景。新郎新娘有的坐着新式马车来,封闭的车厢,两侧有门。每当马蹄嘚嘚,马车不疾不徐地驶近饭庄门口,总会响起一阵欢呼,坐在屋内的宾客都跑出来,涌到车前迎接。男男女女,衣着光鲜,簇拥着喜笑颜开的新郎和披着婚纱的新娘进入饭庄。不长时间,酒桌上的喧嚣声浪便传过街面,勾上人的馋虫来。寇延文老爷子是掌勺厨师,做得一手好鲁菜。酒席通常是海参席,海参扒肘子、清蒸鸡或鸭子、糖醋鱼是为三大件,其他有凉拌海蛰、海米黄瓜等四拼盘以及油爆鱼芹、奶汤冬笋等六行件和炒肉丝、金针肉等四炒菜。每当过去菜口,闲下来的时候,寇老爷子便急匆匆走出厨房,连围裙也来不及摘,几步来到小梁隅首和县东巷相交的斜角处。这里有一个消防栓,消防栓紧靠一个石头台子,摆上棋盘就可以开战。寇老爷子是“臭棋篓子”,棋艺比厨艺差远了,但是棋走得飞快,嘴里还不住嘟哝,催促对手快走。悔棋更是常见的事儿,有时不悔都不行,马别着腿就把人家的车吃了,人家不干。有时下着下着,有人来喊他回去炒菜,寇老爷子答应着却不起身,急脾气又变成了慢性子。再催时,他只好恋恋而去,终究还是炒菜飨客要紧。

记得邻居结婚时,我随家中大人去雅园吃过一次饭。吃的什么都已忘记,反正有鱼有肉,花样不少。厨房里,寇老爷子在灶前掂勺忙碌,时时听到他的有些发急的粗声大嗓。几十年过去了,雅园早已拆除无踪,唯有寇老爷子急如星火的音容,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他的急脾气,该是烟火熏烤的吧!

## 元好问:有心长作济南人

就是二十多天,在李辅之的陪同下,游遍了济南的山山水水,并写下了大量吟咏济南山水风物的诗文。据统计,在此期间,他共写诗文近二十首,《济南杂诗十首》及《济南行记》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从《济南杂诗十首》中可以看到,元好问游历济南之广,西到匡山,东到华山、绣江,济南的山水名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显然,篇幅短小的诗作还不能完全表达他的心情,便又根据他二十多天的经历写了《济南行记》的文章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详细叙述了济南之行的缘起和游历济南的过程。

元好问刚刚到了齐河,在那里约了好友杜仲梁一起来济。到济南后,好友李辅之与同官国器在历下亭摆酒为其接风洗尘。元好问描述了历下亭周边的风光:历下亭在一座府宅的后面,旁边还有环波亭、鹊山亭等亭台轩榭,水西亭之下便是大明湖,其源出舜井,其大占城府三分之一,秋荷方盛,红绿如绣……完全是一派江南风光!然而,元好问也看到,经过几十年的战乱,大明湖周边的建筑大多坍塌损毁,只剩一堆瓦砾,要是没有毁坏,没有哪里能比得上这里的楼观,此情此景让作者大发感慨。

作者站在北渚亭上,可以见到济南西北方向有五座孤立的山峰,有匡山、粟山、药山、鹊山和华山。也许是作者站得不够高,并没有看到历史上“齐烟九点”的盛景。那时赵孟頫还没有出生,但在元好问的笔下,《鹊华秋色》美景的雏形已徐徐展开了画卷。元好问在赞叹李白“兹山何俊秀,绿翠如芙蓉”的写照诗时,对华山“弥漫无际,遥望此山,如在水中”

的景致,也认为是历下城绝胜处。

元好问更钟情济南的泉与湖,曾数次寻访趵突泉。他在《济南行记》中写道:“此游至爆流者六、七,宿灵泉庵者三,泛大明湖者再。”只不过元好问那时看到的趵突泉“漫流为草木所壅,深及寻丈,故泉出水面才二三寸而已”,不像之前能上涌高达三尺;而为了一睹金线泉“纹若丝线”的奇观,元好问竟在泉边的灵泉庵内留宿三四日,然而到最后也没有如愿;那时的杜康泉已湮没不见;珍珠泉也已为张舍人园亭……

元好问对大明湖也情有独钟,曾多次泛舟大明湖,并写下很多有关大明湖的诗作。其中就有一首《泛舟大明湖》,其中一句“大明湖上一杯酒,昨日绣江眉睫间”,将大明湖的景和绣江的景融为一体。大明湖的美景让元好问流连忘返,为了能经常泛舟大明湖,元好问便希望自己能成为济南人:“看山看水自由身,著处题诗发兴新。日日扁舟藕花里,有心长作济南人。”

济南的湖光山色就这样给元好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以至于多年后他还希望重游济南、泛舟大明湖:“何时北渚亭边月,狼藉秋香拂画船。”即使不能“日日扁舟藕花里”,就是坐在泉边,捧上一杯泉水泡茶,慢悠悠地品着,度过半日时光,也是幸福满满,足以慰平生了。元好问在《舜泉,效远祖道州府君体》诗中写的“便为泉上叟,杯饮终残年”,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!

在济南游历二十多天,就在元好问即将离开济南时,他也不忘再次泛舟大明湖,可惜好友杜仲梁因故没能前来,只好带着遗憾离开济南,经齐河返回了冠县。

【泉城忆旧】

## 齐鲁书店 那角小楼

□张稚庐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国出版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。有几年,只要我还没阮囊羞涩,一个月总要去齐鲁书店一两次。它坐落于三大马路纬四路,三大间门头,不过,里面摆着的尽是些大路货书,并无足观。你须出示证明信,往其后院去,沿一窄窄的青石楼梯拾阶而上,来到一间约30平米的旧屋,乃小楼一角,这里便是所谓“内部售书部”。三壁图书,全是“文革”后重印的古籍及现代名目繁多的社科类书。琳琅满目,一迈进店堂,我就感到亲切、愉快。一册册新书宛若一扇扇虚掩的小窗,每打开一扇,都会带我到一个新天地。寻寻觅觅,爬高蹲低,如鱼儿畅游在清溪里,忘掉了世间忧烦,像回到我久失的乐园。

可能家中先人薄有藏书的缘故吧,我从少年时便喜爱书籍,不幸这些摩挲多年的图书,竟在那日月失光,沧海横流的年代,一天之内几乎片纸无存。一时知交或遭焚掠而荡然无存者也不乏其人。此后,悠悠岁月,有时午夜梦回,冷月窥人,望着萧然四壁,每念及早已散失的书卷,不禁彷徨无措,孤愤莫诉。著名学者王力先生曾说:“如果梅和鹤是隐士的妻子,那么,书该是文人的挚友。”我思念我喜欢的书,“刘郎已恨蓬山远,更隔蓬山一万重”。如此深情,谁能遣此?

没想到在齐鲁书店的小楼上,“天遂人愿”良慰平生,七八年间,我购书近五百册,有不少古籍。至于购书之乐,更非笔墨所能形容。某次在屋角找到一册《丰子恺漫画》,这是一本四寸见方厚厚的小书,纸白如玉,扉页上有俞平伯题词:“一片片落英,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。”当我看到《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》人散后,一钩新月凉如水》几人相忆在江楼等幅时,十分惊喜,它勾起我飘逝的旧梦:少时家中有间闲屋子,破竹床上堆着些发黄的旧杂志,我常去乱翻一阵,这些画曾在那见过,大概还是初版。今番重睹,如沧桑后见故人,前尘梦影,恍如眼前,今昔之感,油然而生。

尤令我感慨不已的是,曾陆续购到由岳麓书社印行,钟叔河先生校点的周作人著作,如《苦竹杂记》《苦茶随笔》《风雨谈》《秉烛谈》《夜读抄》等十几种。这些书自上世纪40年代中期即已绝版,如今赫然在架。真是时移世易,起码能“君子不以人废言”了。想想浩劫伊始,四海翻腾之中,似乎要把民间旧书统统付之一炬。望着这崭新的“禁书”,嘴角不禁浮出一丝微笑。提着几册“禁书”走出书店,夕阳的余晖洒在街树上,晚风吹衣,蹒跚归去,乃人生一乐。

当年,购书有“内外之别”,读书也人以群分,显然是防微杜渐,用心良苦,可终为人诟病,贻人之笑柄。随着形势开放,1986年春,“内部售书部”撤柜,至此国内出版物完全公开出售。